

目 录

中国工农红军战士

杨海山传略…………… (1)

黎文炜传……………文史办整理 (4)

普通的党员 平凡的一生

记朱子选……………曹杰秋 (13)

韩紫剑传略……………龙政举 (26)

吴恩浦同志业绩略述……………文史办整理 (32)

欧志修事略……………丹枫 (49)

陶开舟在辛亥革命前后

事略……………吴俊英 (58)

同盟会员李鸿彦 (琴鹤)

传略……………易润生 (60)

李仲平传略……………胡良明 (64)

黎泽甫先生传略……………文史办整理 (70)

能工巧匠卢履仲……………巫显咸 (74)

吕智谦事略.....杰 政 (81)

× × × ×

清官·赃官.....丹枫 杰秋 (86)

军阀杨春芳.....巫显咸 胡良明 (95)

女恶霸李大脚板的下场.....杨格物 (110)

质疑·补充·订正..... (118)

编后..... (122)

中国工农红军战士

杨海山传略

老红军杨海山（1904～1977），雇农出身。大渡口镇（原江安锦衣乡）双龙村人。自幼无家，孑然一身，全靠帮人放鸭、看牛，磨面粉为生。及长，到泸县城某栈房当么师（服务员），遭受主人的苛求和社会的歧视，打算另谋生活出路。

1933年12月，红军入川，派人暗地来泸组织青年参军，他知消息，即随招兵人员辗转 to 川北，参加红军。初在红4军11师36团当战士，次年6月提升为班长。

1934年10月，杨海山在川北南江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1935年起历任副排长、副连长；党内曾任党小组长、组织委员、支部书记等职。1937年9月，调八路军385旅769团当队长，随改任连长。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，身经百战，出生入死，历尽千辛万苦，从不动摇，坚信抗战必然胜利。解放战争开始后，1946年

6月，在山西一次激烈战斗中，不幸身负重伤，送往荣管局干部休养所疗养，直至1951年11月才从北京回到家乡，一面继续休养，一面参加农业生产和地方工作。

1954年元月，在党组织安排下，出任纳溪国营酒厂厂长，后调任烟酒专卖批发部政治协理员、专卖公司副经理、商业局副局长和党支部书记等职。在任职期间，常到县级机关、学校和区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“文革”中，蒙冤罚跪挨打，但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，能正确对待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，表现了一个老红军的优良品质。

杨海山转入地方工作后，长期担任领导职务，平易近人，从不居功自傲。虽然文化程度很低，但在工作中总是想方设法搞好生产。在酒厂任厂长期间，经常和职工群众一起，钻研烤酒技术，亲自重点掌握一个车间，以推动全面工作，提高出酒率，为其它车间树立榜样。他十分关心工人，及时了解和解决工人生活中的困难和家庭纠纷，使职工思想安定，家庭和睦，积极生产。

杨海山一生艰苦朴素，处处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。在部队曾受多次奖励，下地方后虽

年老体弱，仍然兢兢业业坚持工作，就是患病住院，有人前去探看时，总是首先询问单位工作。历年被单位评为工作模范、工会模范和优抚模范。

1977年元月病逝，终年73岁。

原载：《纳溪县商业局志》

黎文炜传

政协文史办 整理

黎文炜同志，笔名黎明。生于公元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，世居叙永大妙乡新屋基，现纳溪县合面乡周咀村，历代耕读传家。文炜同志幼年读书，聪颖好学。年十二，就学于纳溪县立第二高等小学，名列前茅，闻名乡里；行年十五，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省立第三中学，受进步教师贾子群、刘伯羽等人的熏陶和诱导，尤喜读进步书籍，开拓了视线，常思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一九三五年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开展后，民族觉悟高涨，文炜同志与许敬先、欧志修、刘明忠等进步青年，以“纳溪县旅江同学会”为基础，组成了“先声游艺会”，以歌舞话剧形式，在江安、纳溪城镇乡村，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芦沟桥事变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，全国总动员，展开了全

民抗战，文炜同志积极参加了学生救亡运动，在学好基本学科的同时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抗日的进步书籍，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。一九三九年二月，考入资中县高中读书，暑假返家后，因病休学。于同年八月经欧志修介绍，在江安参加中国共产党，积极从事地下党工作。一九四〇年九月，由资中中学转学到四川省立江安中学校，领导该校地下党小组斗争，一九四一年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在党组织领导下，秘密散发揭露“皖南事变”真象的传单，将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日的严重罪行，公诸于世，更由于江安县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，因而涉嫌遭致了国民党特务的迫害，受到拘押审讯，在敌人的讹诈恫骇面前，文炜同志灵机应辩，保住了党的机密。敌人抓不着真凭实据时，由校长陈茂恭出面保释。文炜同志脱险后，潜回家乡，经过党组织审查，认为文炜同志对党忠诚，虽未暴露身份，但不适宜在本地，应外出隐蔽。一九四一年八月，远赴贵阳，改名黎明，考入大夏大学，甫进学校，即为同乡李××构陷，被勒令退学，旋转入贵州修文高中读书。毕业后，于一九四三年初返回家乡，其时合面原有党员已分别转移，经组织研究，由文炜同志留当地坚

持党的工作，先后在文昌简氏小学和合面小学以教书为掩护，与叙、蔺、宋三县特支调来合面之张跃龙同志，共同开展地下斗争。张跃龙同志以教私塾为职业掩护，便住在他家里，同时建立了读书小组，组织积极分子，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，培养党员对象。其家除兄黎有章早已由组织决定发展入党外，文炜同志的爱人杜志芳、弟文辉、弟媳韩国民等同志，在不断提高觉悟的基础上，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均积极为党工作，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中，为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自一九四三年张跃龙同志来合面后，其家即作为地下党的秘密机关，多年来在白色恐怖下，斗争异常艰苦，特别是活动经费，苦无来源，他家总是尽力捐助。一九四八年文炜同志又与兄有章、弟文辉共同说服年老母亲，分别将祖遗土地出售，以维持党的活动经费。一九六〇年时人民日报编辑前河同志得知此情，赠有这样诗句：

全家入党满堂红，黎氏名高艳蜀中。

父母弟兄皆国士，先生奖植胜文翁。

对文炜同志和全家都作了高度的评价。

一九四四年八月，文炜同志赴重庆考入朝阳学院，以读书为掩护，从事地下斗争。一九

四六年朝阳学院迁上海，文炜同志回乡，利用统战关系，恢复了“合面图书馆”，创办“合面半月刊”油印刊物，组织球队和回乡学生乘凉会等一系列活动，培训积极份子。由于文炜同志在知识青年中有一定的威信，利用各种形式团结青年，传阅进步书刊，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一九四六年九月，他转学到成都四川大学法律系学习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，完成了他力所能及的各项任务。一九四八年八月，文炜同志在四川大学毕业后，到奉节县中学教了半年的书，便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回到家乡，以纳溪中学教务主任的公开身份，参加中共纳中地下支部，对纳溪县城进行调查研究，作迎接解放等准备工作。殊国民党特务这时更加疯狂地对地下党人进行迫害，提出黑名单，拟逮捕文炜、张述尧、朱子选等同志九人，由于事前得到内线消息，文炜同志提前秘密撤退到长宁，拟以长宁师范教师身份，参加长宁县工委工作，因遭受到互相认识的特嫌份子怀疑而又撤退。一九四九年九月经组织调回纳溪隐蔽农村，担任地下党纳溪县工委书记，组织党员理论学习和组织群众迎接解放。刚解放初期，同另一地下党员吴恩浦同志，运用统

战策略，争取了纳溪县自卫总队和警察中队，投诚缴械，全部解决了纳溪县城的敌伪武装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纳溪解放后，文炜同志以满腔热忱，参加接管工作，先后担任泸州军管会工作员，纳溪县文教科长，泸州专署文教科员，地委宣传科长，纳溪县委宣传部长，县委常委、代理县委书记；泸州市委宣传部长、市委委员等职。由于积劳成疾，于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住院治疗。病愈后担任纳溪中学校长和支部书记、县委委员。一九八三年离休。离休后，仍以衰病之躯，勤奋学习，不断为党工作，写党史，撰回忆录，为四化建设出谋献策，并将家乡价值七千元的房屋财产，与弟兄等无条件赠送给家乡农民，治贫致富。

文炜同志是一位忠于党、忠于人民的无产阶级战士。他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作风，刚直不阿，廉洁奉公，崇尚气节，厌恶阿谀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如反对“胡风集团”事件，他坚持认为是过左倾向和无限上纲；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，他认为是打击面太宽，处理过份，冤枉了很多有才干的同志，挫伤了知识分子的

积极性和党群关系，妨碍了党的正常生活和优良传统。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，对所谓“土法大炼钢铁”，他提出是劳民伤财和自欺欺人。对所谓“加强密植亩产可达双万斤”，他斥之为“不懂科学的痴人说梦”。由于以上诸多原因，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，他受到了长期的压抑和极大的委屈。但文炜同志总是把委屈深藏在心底，正确对待，任劳任怨，坚持工作和学习。不论在机关和农村工作中，在教育界和工业建设中，文炜同志曾经多次明确表示他自己是一贯反对浮夸冒进，和弄虚作假的鲜明态度，当面斥之为误国害民的行为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。特别是“十年动乱”的岁月中，曾因抵制错误路线，敢于对林彪、江青一伙高唱的“政权就是镇压之权”，什么“立杆见影”，“活学活用”……等反马列主义谬论进行批驳；对强加给他的“三老会”和“叛徒”等莫须有罪名进行抨击，从而遭受到长期的迫害，特别是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，没完没了的斗争批判，严刑逼供，加上长期的“牛棚”生活，使文炜同志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，但他坚信真理，坚信党的事业必然胜利，坚持正义，坚持斗争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

中全会，通过了《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分清了真理和谬误，文炜同志的冤屈才得以昭雪。但给他留下的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伤残之躯了，而是有为之年，光阴虚掷，报国壮志，未能发挥、楚人有献璞之心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良可叹矣！

文炜同志奉公勤慎，治学谨严，关心同志和学生。在长期的机关工作中和担任纳溪中学校长多年中，总是坚持原则，讲求效率和质量。对学生深入了解，亲自辅导，循循善诱；对同事鼓励帮助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对知识分子政策，培养严谨的学风和校风，关心师生的政治生活和物质生活，把“纳溪中学”办成了全县的重点学校，为全县青少年学生向往的学府，受到师生的高度赞扬，县领导和社会人士的好评。

文炜同志是一个有政治修养、文学修养和严于律己的人，他身居领导岗位时，重要文稿，决不假手于人，必亲自撰写。一九五三年，他担任纳溪县委宣传部长，代理县委书记时，经常布衣草履，状如农民，深入田间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亲自动手写成多篇有价值的文章，《四川日报》为之刊登介绍，地委、省委都作为参

考文件，印成通报下发。在教育工作中，有关政策性报告和经验总结，必亲自动手撰写。他对于诗词歌赋，有一定的造诣，其中不少篇章，脍炙人口，惜乎未付铅而逢上了“文化大劫”，遗失殆尽，今所见者，均为后期之作也，如病中

题赠杨祚芬分配农村工作（七绝）

服务家乡条件优，富民政策见良筹，
创新局面诚难事，奋力坚持战几秋。

其二

革命青年志气雄，对人处事贵先公。
尤须密切联群众，实践继承好党风。

诗中表现了老一辈对下一代的谆谆教导，和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深切关怀，真忠厚诚挚之言也！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，他为了表达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衷心拥护，在《送岁迎新献词》一诗中写道：

年来往事太匆忙，整改整风战果煌，
海外市场待开放，内活经济现荣昌，
一国两制展新页，模式多型奔小康，
恢复拓营宜并举，策筹稳定赖张杨。

讴歌党的开放改革，一国两制政策，为祖国

的繁荣昌盛和统一大业而喜悦的心情，跃然纸上！

文炜同志住院治疗期间，曾受到纳溪县委及各方面负责同志和亲友的关怀和慰问，经医治无效，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与世长辞，骨灰葬于纳溪县冠山顶上烈士陵园之侧。

有子女七人，除成松已先于父因公殉职外，现遗二女成桂、成竹，四男成允、成梧、成杰、成朴，皆已成人，均能善继父母遗风，各凭己力，已参加各条战线革命工作。

材料来源：1.黎文炜同志档案资料

2.黎文炜同志讣词

3.纪念黎文炜同志纪念册

4.黎文炜同志笔记

5.黎文炜同志生前战友李毓江
黎文辉同志介绍

6.本文经许敬先、黎有章等老
同志审阅，特此致谢。

普通的党员 平凡的一生

——记朱子选

曹杰秋

一九五二年四月，纳溪县人民政府农林科科长朱子选以“贪污”罪被捕，锒铛入狱，后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送去修筑成渝铁路。

朱子选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，是一个在一九五二年已有十五年党龄的老地下党员，解放后曾任纳溪县人民政府秘书组长、财粮科长、中共纳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后调任县人民政府农林科长，象这样经过严峻考验的老地下党员，解放后如鱼得水，正是发挥才智的时候，为什么突然被捕呢？

一九五二年初，根据中共中央《关于实行精兵简政、增产节约、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》，纳溪县县级机关开展了“三反”运动。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，每解放一地都招收了一批新人员和保留任用了一批旧职员，难免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，有些人钻进革命阵营大挖墙脚。阶级斗争

十分尖锐。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，适时地开展“三反”是完全必要的。然而，在任何一种大的运动中都难免发生偏差，何况“三反”是前所未有的新运动呢？因朱子选曾担任一年的财粮科长，“三反”运动一开始，就首当其冲被审查，他对这种大轰大嗡的作法较为反感，写了一些寓讽刺性打油诗，又加上政治原因，他的被捕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探索·渴望·寻找

一九〇八年，朱子选诞生于纳溪县合面乡。父亲是满清时廪生，薄有田产，可谓书香门第，小康家庭。自小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生活着的朱子选，十六岁时，小学毕业，生活发生了转折——家庭人口多，父亲不善于经营，负债累累，处于破产地位，几个哥哥外出自谋职业，他也被迫辍学，只好在家边劳动边自修中学课程；后迫于生活，十八岁开始教保国民小学。

二十年代后期，正是白色恐怖严重，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，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封建势力的压迫，天灾人祸的频仍，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，刚刚踏进社会大门的朱子选

对现实产生了厌恶情绪，思想上生长了改造社会的萌芽，立志寻找一条救国救民大道。在叙蓬溪任教时，有一个同事是川师恽代英的学生，向朱子选介绍了许多共产党的故事和书籍，在他的心中深深埋下革命种子。

教了几年书，朱子选深感知识贫乏，决心深造，在朋友帮助下，报考成都无线电讯学校（公费）。因交通不便，到成都后，已错过考试时间，后经朋友介绍，到成都某中学任图书管理员。他抓着这个十分有利的机会，如饥似渴地自学，经过顽强努力，学业大进，考入华西协合大学文学专修班，因学费不好解决，只好半工半读。这期间，发生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。这件事，在他心中引起了极大震撼，产生了对国民党政府强烈地不满，极大地增强了爱国思想和救国责任感。同时，他认识到，要救国，要改造社会，只有知识是不够的，还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。他立下宏愿：一定要找到共产党，在共产党领导下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，使祖国尽快强盛起来，不再受人欺辱。

成都的政治空气十分沉闷，经常飘浮着腥风血雨，反动派的镇压，更激起革命者的反